



噬实真相

【另有隐情】

所谓门槛,过去了是门,过不去则是槛;怀旧,不是那个时代有多好,而是那时你年轻;觉得不快乐,是因为我们追求的不是“幸福”,而是“比别人幸福”;两人的感情就像织毛衣,建立时一针一线,拆除时只需轻轻一拉。

【人生百态】

麻神老师——某老师喜欢打麻将,有一次有课赶去上课,黑板上的字没人擦,他问:谁做庄?同学们不敢吭声,他只好自己做,找不到擦板,他大声叫:白板哪去了?

自己创业——问:为什么孙悟空能大闹天宫,却打不过路上的妖怪?答:大闹天宫时碰到的都是给玉皇大帝打工的,所以大家都是意思意思不是真的卖命,在路上碰到的妖怪都是自己出来创业的,所以比较拼命!

老妈名言——“你们这代人呐,就是活的太明白了,所以什么都得不到。我们当年什么都糊里糊涂,该结婚结婚,该工作工作,现在什么都有。”

礼物——所谓天赐的礼物,就是坐在家里,搜到别人没有加密的无线网络。

别跟女人炫耀——在地铁上听到一个男性跟旁边的女性朋友炫耀说:“10年之后,至少我能知道我的孩子姓什么,你就杯具了,还是未知数呢!”那女同学回句:“但是我的孩子肯定是我的孩子,你的孩子就未必了……”

【人生最值得的七笑】

被人误解的时候能微微一笑,是一种素养;受委屈的时候能坦然一笑,是一种大度;吃亏的时候能开心一笑,是一种豁达;无奈的时候能大度一笑,是一种境界;危难的时候能泰然一笑,是一种大气;被轻蔑的时候能平静一笑,是一种自信;失恋的时候能轻轻一笑,是一种洒脱。

锵锵调调

【主观印象】

一早醒来我以为我长大了,原来是被子盖横了;你把别人想得太复杂,是因为你也不简单;有的男人聪明得像天气,多变;有的女人傻的像天气预报,变天她都看不出来。

【天生我才】

上帝有两个儿子,一个叫麦迪,一个叫科比,他们既是兄弟又是对手。一个天赋异禀,一个刻苦努力。一个35秒13分,一个单场81分。一个骑扣大竹杆,一个爆扣霍华德。一个干拔销魂,一个后仰无解。一个爱好单手持球,一个习惯叨咬球衣。他们用篮球诠释生命价值。

【兵家必争之地】

我有一个不解之谜:乘飞机或是坐在电影院里,两个座位之间的扶手到底应该算谁的?当对方没有把手搁上来以前,我会好心地觉得那是两个人共用的;但当对方一把手肘放上来,我就认为扶手应该是我的。这不是我的难道还是你的吗?

【一家之言】

所谓花心,就是有了爱情和面包,还想吃蛋糕的心情;所谓外遇,就是潜出围城,跌入陷阱;所谓浪漫,就是帮老婆买包心菜时,还会顺手带回一支玫瑰花;所谓厨房,就是结婚时红地毯通向的正前方。

——柏拉图

睡在家的床上;吃父母做的饭菜;听爱人给你说情话;跟孩子做游戏。这就是幸福

——林语堂



拾话实说

【所谓爱情】

香烟爱上了手指,而手指却把香烟让给了嘴唇,香烟亲吻着嘴唇却把内心送给了肺,肺以为得到了香烟的内心却不知伤害了自己!是手指的背板成就了烟的多情,还是嘴唇的贪婪促成了肺的伤心。

【网友“吐槽”】

图书编辑,何等“悲催”:编辑你们才伤不起好吗!!听上去很文艺,有木有!从此踏上不归路啊!作者难伺候啊,拖稿啊,玩失踪啊,电脑重装稿子都丢了有木有!

【小股东的B计划】

小股东们哀怨地说:“君王城头竖降旗,妾在深宫那得知。十四万人齐解甲,更无一个是男儿。”“老大们无奈回复:“誓扫匈奴不顾身,五千雕锦丧胡尘。可怜无定河边骨,犹是早春梦里人。”

【跌荡的青春】

最近这一百年,有二批人的青春特别跌荡,一是三十年代生人,他们碰到战争;一是五十年代生人,他们命运多舛;一是八十年代生人,他们碰到房产泡沫;一无所有的青春并不可怕,可怕的被剥夺未来的青春。

【活泼语录】

诚信总会给你带来成功,但可能是在下一站;我们通常都很在乎自己是不是有机会发言,但很少会在乎是不是有人愿意听。

【智言趣语】

真正的朋友,那就直奔主题,何需绕来绕去;真正的爱情,不用挂在嘴上,用你的行动作为爱的证据。生命本就短斩,少绕一些弯子,多走一点直路,方能以最短的时间,拉长我们的生命,体验世间更多的美好。

身在囫途

连载

9 出谋划策

县委常委会上大家议论纷纷,杨涛看见张玉顺一副六神无主的样子,心想他该不会和段春也有利益关联吧?那样就更好了,大家都是一条船上的人,现在船漏水了,看谁不愿意堵。不过根据自己这几年来对张玉顺的了解,他又不像是和自己一条道上的人。不过现在的官员比过去聪明多了,就连反映谍战的电视连续剧也比以前好看得多,过去剧中的汉奸一看就像汉奸,特务一看就像特务,土匪一看就像土匪……地下党一看就像地下党,连小学生都知道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。现在不同了,大家都学会“潜伏”了,敌中有我,我中有敌,不到最后一刻你不知道哪个是真正的革命者!官场也是这样,有本事、贡献大的不一定靠得住,靠得住的不一定有本事。事物总是矛盾的。很多查出的腐败分子往往能力很强、水平很高,贡献很大,这一点不承认不行。

会后,杨涛来到段春家。其实他内心里一直很矛盾,这种时候是敏感时期,对出事的官员及其亲属,平时交往很深的官员此刻都会选择退避三舍、敬而远之,无它,无非是划清界限、明哲保身而已。纪委此刻说不定早已对他家进行了监视,叶楠说不定现在在纪委设置的一个香喷喷的鱼饵。

“杨县长,谢谢你能来看我,快进屋说话。”

杨涛闪身进了屋,用手

指放在嘴边示意叶楠不要说话。叶楠会意了,随他进了卫生间。杨涛拧开水龙头让自来水哗哗流着,说:“我看到外面有人盯梢,说不定你家里也装了窃听器,为了保险起见,我们说话还是小点声,家里没放什么贵重东西吧?”

叶楠点点头说:“昨天晚上段春没有回来,打他手机通了一直不接,我就怀疑出事了,于是打给常飙,常书记说上级找他谈话恐怕暂时回不来了。我吓糊涂了,不知该怎么办才好。你快说我该怎么办?”

杨涛凑近叶楠对她耳语几句。叶楠会意了,点了点头,说:“杨县长,你说段春这一去还会回来吗?从副县长位置上下来他就神不守舍的样子,最近老是说一些怪话,他说万一他有个什么事让我一定要坚强,照顾好儿女。你说他会有什么事吗?这几天我老是做噩梦,梦见他被人五花大绑着在大街上游行。”

杨涛听了叶楠的话,也感觉有些凄凉。他重重地叹了口气说:“我们不说这些了,我马上就要走,你有什么需要我带出去的吗?说不定他们马上要对你家进行搜查。”

叶楠点了点头,她正有东西需要杨涛带出去。她从厨房里面的米袋子里拿出一张卡来,递给杨涛说:“我全家人的身家性命都在这上面,你一定要替我保管好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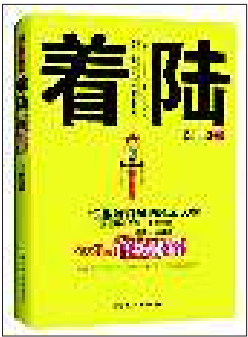
杨涛答应了,从段春家出来,只奔黎秋住处,把情况一五一十地说了。黎秋认真

地听着,不时地点头,然后他用褒奖的口吻说:“你现在成熟多了,遇事就应该这样前思后想,否则一个细节就能决定事情的成败。”然后他掏出一张神州行卡,让杨涛以后只打这个号码联系。

“走,我们到小会客室去议议,专案组可能正在开会研究如何查处段春,我们这边也要开会讨论一下如何应变。”黎秋拍了拍杨涛的肩膀说。

小会客室里面烟雾弥漫,何宏、朱全宝、常飙他们正在一起商量着事情。杨涛刚开完常委会,想不到又到这里来开会,这也是一种“常委会”,只不过一把手是已退休的黎秋,这个他们共同的领袖人。

这次会议对未来形势进行了深入的分析,明确了当前的工作任务,取得了圆满的“成功”。



◆书名:《着陆》

◆作者:吴问银

◆出版社: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

19

阴三爷的地址是他从雄风公司一个兄弟那里打听到的。阴三爷现在在江城,也是一位鼎鼎大名的人物。改革开放的政策出台后,阴三爷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,确定时代真的发生了变化了,经过慎重的思考,他对他的妻子张小花和岳父张德友抛出自己的打算,他们感到惊愕,但是这一次,阴三爷显示了强硬的意志,他决心自己来规划自己的下半生,任何人都无法阻挡,包括他的岳父和妻子。最后,他成功了,辞去了那个曾经令人羡慕的“赤脚医生”,进城开了一家私人诊所。

几个月的时间,他就轻而易举地在城里打响了自己“神医”的名声,几年间就赚到了他岳父一生也无法赚到的钱。同时,认识了一些有身份的病人,建立了自己的社会关系,被邀请加入各种社会团体,渐渐他也成为有身份的人,彻底扭转了在家里的地位。

现在,阴三爷的诊所已经扩张到了三个临街的大门面,在城区繁华地段,对面就是市一医院的门诊部。苏树东到达的时候,是晚上七点半,他看着“德仁堂”黑字镀金的招牌,虽然早有心理准备,还是感到恍然,再次确认了地址后,他走进店里。

这个时候几乎是所有人一天中最闲的时候,除了几个穿着白大褂的护

士,店里没有别人。苏树东站在那里,正要开口,一个人在他身后问:“看病?拿药?找人?”用的四川一种地方戏剧中那种滑稽的对白腔调。苏树东转过身,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怪有趣地看着他,颜色恶俗的T恤,上面有花花公子的标志,烫着卷发,脖子上挂着一铁十字架的项链,整个人显得不伦不类,脸上带着满不在乎的自得其乐。

苏树东点点头:“你是阴四爷,我叫苏树东,以前我们小学同过学,我比你高两个年级,不知道你还记得不?我找你父亲。年轻人的脸是阴三爷的翻版,连体型也差不多,父子俩几乎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。”

“苏树东?哈哈,我记起了,苏家湾那个怪客!”他不知道想起了苏树东以前什么有趣的事,放肆地大笑起来,“你找我老头?他现在天天吃香的喝辣的,谁知道今天又在哪个堂子装神。你要是想请他吃饭,下周都可能还排不上。要不要打电话找他?”

苏树东迟疑一下:“不用了。我明天白天来找他。”“苏……哥,慌着走啥,阴三爷不在,阴四爷在,哈哈,好久没有听到有人叫我阴四爷了。有啥事跟我说,没事的话,今晚我陪你玩。等会我们去江城大厦喝冷饮,然后吃消夜。”阴四爷抢上一步,拉住转身想走的苏树东,丝毫不管苏树东冷漠的脸



◆书名:大哥Ⅲ

◆作者:虎政

◆出版社:鹭江出版社

色,亲热地搂住他的肩膀。

苏树东脸上的表情柔和下来,“好吧,你带我到处逛逛也行。”年轻人的过分热情和无所顾忌让他有些不快,却也让他受到某种吸引。“阴四爷”三个字也把他逗乐了,虽然,他没有表现出来。

“苏哥想去哪?”阴四爷问。他称呼苏树东哥,并非因为尊敬,而是混混间一种习惯。

“回学校看看。”

“那有什么玩的!还有一个多月就要高考,学校管得紧得很,晚上门都进不去。”阴四爷立刻反对。他前几天因为几个学生妹在学校吃了闭门羹,刚想要脾气就被学校的保卫教训了几下,还差点被扭送派出所。“先去喝会儿冷饮吧。我给你调几个马子过来。”

